

狗日的战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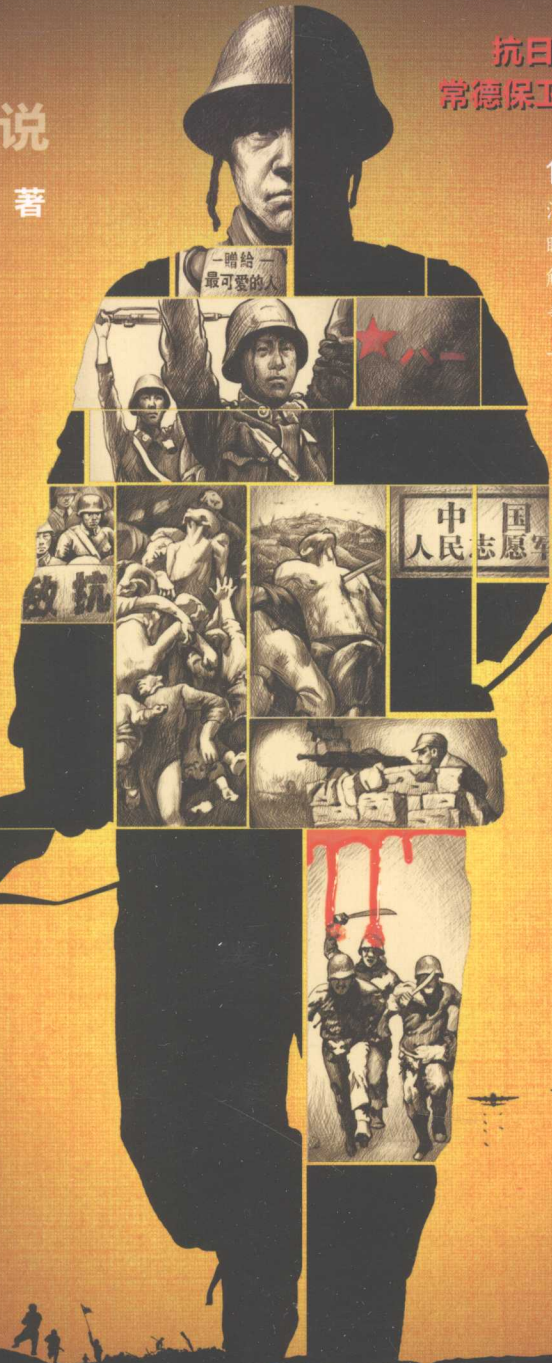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打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，告诉你他所目睹的战争真相

长篇小说
冰河 著

抗日史上最惨烈一战
常德保卫战：八千人对五万人

2

1938年，农民老旦被抓壮丁，参加抗日；淮海战役时，他投降解放军，调转枪头打国军，瞄准了昔日兄弟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刚刚解甲归田的老旦，又杀向了朝鲜战场……战争的硝烟似乎永不消散，多年以后，他又被揪上了批斗台。



【一个人的中国现代史】
荒诞、苍凉、气势磅礴



014004319

1247.51

58

V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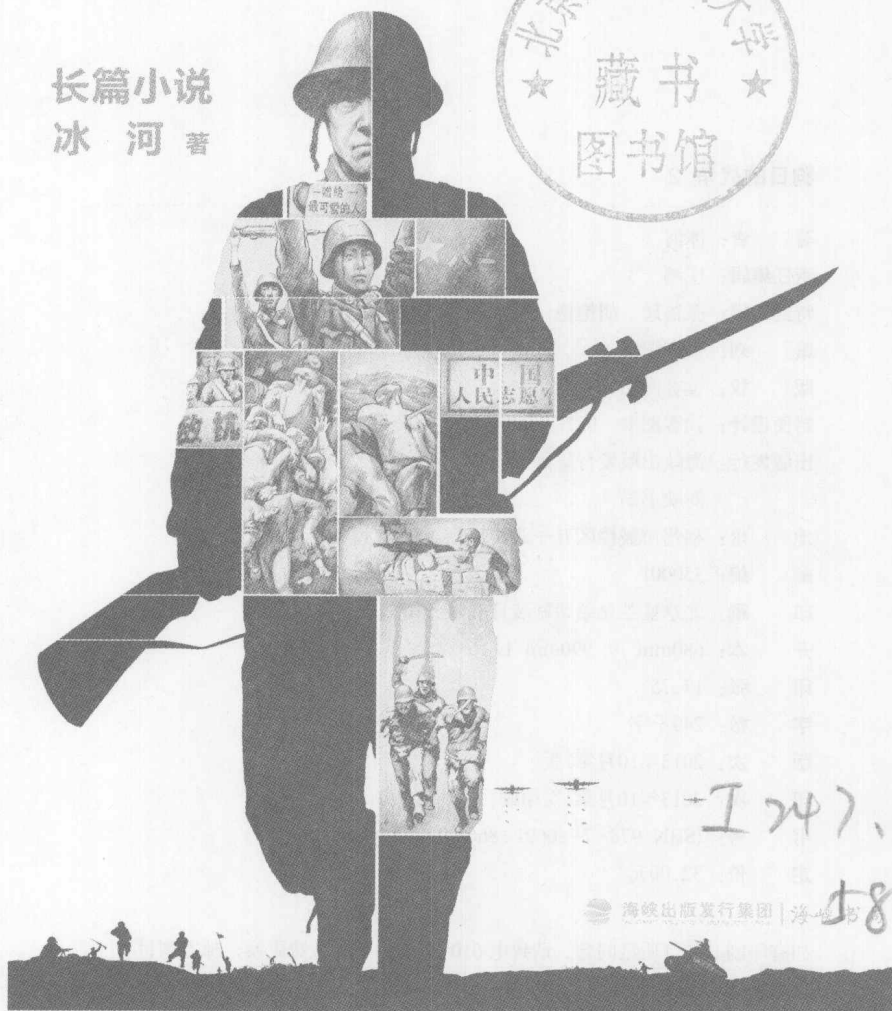
狗日的战争

一个打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，告诉你他所目睹的战争真相。

2

长篇小说

冰河 著



I 247.51

58

海航出版发行集团 | 冰河



北航

C1691077

V2

010004313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狗日的战争. 2 / 冰河著. — 福州 : 海峡书局,

2013.10

ISBN 978-7-80691-866-1

I. ①狗… II. ①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2864号

狗日的战争. 2

著 者: 冰河

责任编辑: 庄鸿

特约编辑: 张福建 胡艳艳

策 划: 读客图书

版 权: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海峡书局

地 址: 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10号海鑫大厦7楼

邮 编: 350001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68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: 17.75

字 数: 249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91-866-1

定 价: 3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 · 学知识

什么是读客知识小说？

畅销全国的读客知识小说文库，每部小说都在精彩的故事中，融合了丰富系统的人文知识；让您每一次充满乐趣的阅读，都成为汲取知识的智慧之旅：

- ◎ 关于西藏宗教、文化、地理的百科全书式小说《藏地密码》（何马著）
- ◎ 逐层讲透村、镇、县、市、省官场现状的自传体小说《侯卫东官场笔记》（小桥老树著）
- ◎ 讲述中国社会底层结构变迁的黑道小说《东北往事：黑道风云20年》（孔二狗著）
- ◎ 讲透中国传统政商关系的至高经典《红顶商人胡雪岩》（高阳著）
- ◎ 从“文革年代”的胡同里杀出来的京城大亨成长史《北京教父》（玉山著）
- ◎

每个系列，都是人文知识丰富、销量过百万册的超级畅销小说。翻开读客知识小说文库的每本书，您都将在感受小说无穷魅力的同时，轻松获取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，增强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，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。

读小说，学知识，锁定读客知识小说文库。



《古董局中局》全国热卖中!

一部关于古董鉴定、收藏、造假、设局的百科全书式小说

古董造假、字画仿冒,古已有之。东晋时,康昕仿冒王羲之的书法真迹,连他儿子王献之也辨认不出来;宋朝皇帝宋徽宗喜欢造假,仿制了一大批商代的青铜兵器,摆在宫廷里,乐此不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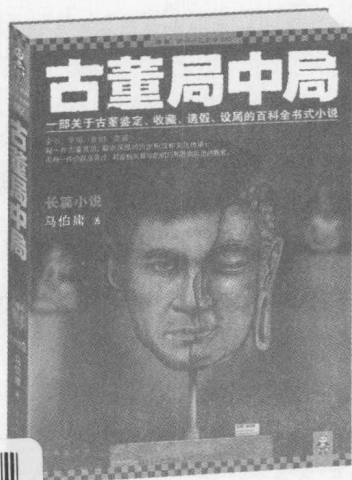
在古董斑驳的纹理中,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,一个时代的风貌,它的价值,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,但可怜的人类却只会用金钱去衡量它。

而本来一文不值的东西,精心涂抹一番,就可以价值连城;巨大的利益,令无数人铤而走险,更有一些家族,父传子,子传孙,世世代代在这个晦暗不明、凶险万状的江湖上营生。

许愿就是这样一个家族的传人,北京城琉璃厂一家古董店的店主,30岁,平时靠家传的半本鉴宝书混饭吃,青铜玉器、字画金石,一眼就断得出真伪,说得出渊源传承,靠这点儿绝活,过着平静而滋润的日子。

但有一天,一个突然到来的访客,把他带进了一个做梦都想不到的阴谋中,一件坊间传说的稀世珍宝,竟然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一个几十年前做的局,竟然已经编排进自己的命运。许愿将使出浑身解数,置身生死之间,和蛰伏了几十年的各方神圣斗智斗勇,和古董江湖里造假做局的各种奇技淫巧一一遭遇……

翻开本书,了解古董行当里的文化传承与江湖险恶。



北航

C1691077

目录

- 第一章 重返地狱 /1
- 第二章 玉兰 /42
- 第三章 听八路的？还是听鬼子的？ /69
- 第四章 冬天的围困 /120
- 第五章 黄家冲的不速之客/149
- 第六章 神婆之死 /164
- 第七章 不杀人，就不是鬼子了 /175
- 第八章 援赴常德 /185
- 第九章 八千虎贲男儿血 /202
- 第十章 汉奸刘 /224
- 第十一章 血战余生 /238
- 第十二章 被共军俘虏 /263



第一章

重返地狱

黄家冲是这乱世的隔绝之地，没有炮声，没有空袭警报，也没有消息吓人的报纸。只有青山绿水，腊肉烧酒，清晨的鸟叫虫鸣，傍晚的炊烟飘散；这是腊月的热炕头，是上天的恩赐；这一切又理所应当，板子村就活下他和二子，阎王怎忍心斩尽杀绝？老旦开始猜想结束的日子，它遥遥无期，又似乎不会太久，谁赢了，总要让老百姓过活吧？而这念头又令他沮丧，大山里酒肉再好，炕头再热，终是他乡的，是苟且的，是沾着泪的，是半夜里总闭不上眼的。

听到海涛带来的消息，老旦心里咯噔一下：完了，得回去了。

麻子团长带全团执行撤退清扫任务，炸桥梁，毁工厂，烧掉一切，在鬼子军官可能进驻的地方埋设定时炸弹。本来还算顺利，只是撤离时发现了几百个城南仓库里的伤兵，被人忘了。麻子团长下令带他们一起撤退，行动因此迟缓，被鬼子突击部队截在了湖北通城。

海涛在长沙得了消息，路上带了三匹马，不吃不喝不睡，三天三夜跑回了黄家冲，人累得和条腊肉似的，搀着都站不住。他给麻子团长做过警卫员，自是心焦。

“赶紧说，他们现在如何？他受伤没有？”老旦问出一串，也不管

海涛那要咽气的样。

“高团长……派了……几个弟兄……到岳阳……汇报状况，请求……支援，我遇到了这个送信的……都问明白了，他走的时候……麻子团长只受了轻伤……没事……”海涛帽子上有个子弹打出的洞，不知这凶险哪里来的。

黄老倌子要来地图，几人看了看。

“离得不远……”二子说。

“那也要三天……”老旦皱眉说。他肚疼如针刺，挣下了床，脚微微发飘。武汉撤退一个月，通城已然沦陷。消息断绝，扑过去和瞎子一样，全团还剩两百人，连伤兵足有五六百人，既然突围不成，又如何能去解困？通城八成早炸个稀巴烂，找人谈何容易？

老旦喝下口水，漏斗样坠下去，沉甸甸到了下面。黄老倌子眼不眨地看着他。老旦心血翻腾，腹鸣如鼓，背后浮出冷汗，一股热气却冲上头顶，他听见牙咬得咯咯响，觉得要有什么东西泄出体外，撑得鼓鼓，太阳穴霍霍跳着，胸口蹦蹦响着。他本想说一句不着四六的话，但这句话出来却变了味道。

“老爷子，俺要带弟兄们回去。”老旦说。说完了这句话，觉得冷意和热意都退去了。

“这是有去无回。”黄老倌子紧接着说，“照麻三的脾气，他死了。”

老旦捂着肚子，流着冷汗：“老倌子，别人兴许就罢了，俺不是那么豪壮的人。可他这事儿，俺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……”老旦忍着疼说，第一句话定了调子，后面便说得顺理成章，这话几乎感动了自己，让肚子更难受了。二子撅着嘴塞了根烟，他忙接过来抽，像要渴死的人喝了杯水那样，心中平静，肚子便好受多了。

黄老倌子的脸平静着，老旦有些失望。他推着老旦坐到床上，拉了张椅子坐下，却不抬头。屋子里安静下来，都等着老倌子的话。

“你和他一个德性，都他娘死倔，麻三这死脑筋！部队留他断后，定是说得冠冕堂皇，当官的却早早跑个干净。”黄老倌子鼻息里哼出重

重的不满，带着早就料到的味道，“去吧，带上些我的兵。告诉他，他麻三欠老子几条命，死也要死在我的眼皮底下！”他伸出一根粗大的手指，指着地上一处。老旦惊惶地看着他的手，它抖着，颤着，像要戳穿脚下的土地一样。

老旦心中发热，脸也热起来，他扶着大腿说：“老信子，去也是悄悄去，人多反而目标大，就俺们这几个人，够使了。”

黄老信子哼了一声，呼地站起，走去窗口背着手。他那腰杆挺得笔直，虽然肥胖，仍现出军人的站姿。他石头一样不动，乌云在窗外的天翻滚而过。老旦刹那感到这老汉当年的军威，那定是叱咤风云的一番经历，不知有多少弟兄曾为他甘心赴险，以命相护。老旦想起扶着杨铁筠拉手雷的那一刻，那些杀回来救他们的弟兄，那些倒在身后的生龙活虎的身躯，心里的疼压过了肚子的疼，心里的愧又压过了全部的疼，令他几乎流下泪来。

“人活一辈子，最紧要就是要讲一个‘义’字。”黄老信子点了点头，硬硬地转过身来，白花花的胡茬根根挺立，好像刚刚长出来一样。老旦望着这豪气的老汉，不由得矮小起来。

“你们从长沙奔岳阳，看情况再往北。我让二当家在岳阳等着接你们回来。”黄老信子说罢，掏出个小布包，倒出块生锈的勋章，看了看，递给老旦说，“找到了他，给他看这个，当年我救过他的命……你就说我快不行了，有话嘱咐他，让他回来见我！”

老旦正要回话，房门跳进了徐玉兰，后面跟着红着半张脸的小色匪。她一副惬意打扮，手里拎着酒肉，见黄老信子在这儿，面容一惊，想原路退回去，被黄老信子喝住了。老旦不由看了下二子，这小子猜得可真准。

“你做的好事！老旦到底哪里惹了你，你竟要辣死他？拉死他？”黄老信子简直是暴喝了，老旦第一次见他如此发火。徐玉兰咬着嘴唇，眼睛滴溜乱转，脸上红白交替。

“我纵着你，惯着你，是不想让你死去的爹挂念，让你当个三当家的为了历练，不被人欺负，可不是让你变成个女魔头！早知如此，就让

你早早改嫁了老山匪，倒也省事！”

徐玉兰撅了嘴，看着地面一言不发。老旦见玉兰难堪，忙插话道：“老信子息怒，三当家请俺喝酒，那是看得起，俺自己的肚子不争气，倒怪不得她……”

这话太假，估计是没人信的，玉兰却瞥来感激的目光。

“三当家这不也来看俺了么？老信子莫冤枉她，她被你宠坏了，是霸道了点，但对山寨来说，未必是坏事呢。”

黄老信子板着脸走向门口，迈出去的时候对徐玉兰说：“让你的神婆把老旦治好，再给他们几个念念咒，他要拎着脑袋去救人了。”

说罢老汉和众匪就去了。徐玉兰犹豫着要跟去，黄老信子回身瞪了她。她便停了脚步，手脚局促起来。小色匪给她递上一个橘子，被她一巴掌打飞了。

“三当家的，不劳你挂心，俺好得差不多了。”老旦见她慌张，倒不好意思起来。

“嗯，拉得是差不多了……”二子笑呵呵补了半句。老旦怒视二子。二子贼不走空，抓跑了他的烟锅：“三当家的，旦哥可想你了，拉一泡就念叨你一句……”

徐玉兰陡然变脸，作势要打，二子猴儿一样蹿出去，撞见端着脸盆来的麻子妹。他倒干脆，拉着便走。麻子妹见徐玉兰在此，张嘴就要来狠的，被二子蛮力拽出好远，骂骂咧咧地同去了。

“嗯，你要去干吗？”徐玉兰侧身问道。老旦哦了一声，将事情简单说了。

“别让璐颖妹子知道，免得她担心……”老旦最后说。

“我跟你们去！”徐玉兰露出喜色，一步步蹭过来。

“那可不行，俺们一帮老爷们，带你个大姑娘，可怎么干活呢？”老旦摆着双手，知道她是凑乐子去的。

“我可以女扮男装，头剃了就行，脸再抹黑点儿……鬼子认不出的……”徐玉兰放下手里的酒，跳到老旦身边坐下，床上多了个人，一下子弯下去。她的胸脯也随着荡漾起来，老旦忙站起身走去一边。脸遮

得住，那两团大奶能缩回去？

“三当家的，你见过鬼子么？”老旦故作正色问。

“没有，我想去宰几个，叔叔不让。”徐玉兰嘴一撇，踢掉瘦瘦的鞋，在床上荡起了双腿。

“你还是先听他的，让你的神婆过来治治我，我们明天就走。”老旦木着脸说。

大伙儿开始表态，海涛自不用说，玉茗还是“只听你的”那句话，大薛直接点了头，眯缝着眼看着二子，二子支吾了几句，见老旦瞪着他，一跺脚也去。梁七脆弱的肠胃已被折腾得日日拿茅房当家，忙不迭地举手同意。朱铜头摸着肚子闷声不响。老旦让他再想想，他没打过仗，不要求他跟着。明天一早就启程，各自收拾齐备。

“你个龟孙儿，关你球事？又要逼着俺和你去送死……”人都走了后，二子蹲在凳子上恶狠狠地撂了一句。

“咱死不了的，俺觉得。”老旦嘟着嘴说。

“觉得你个屁！”二子跳下来说，“咱一次次玩命，板子村的兄弟玩没了，身边几百个兄弟也玩没了，咱命大得让阎王都怕了，阴曹地府早盯上咱了，你还感觉？俺感觉可不好，糟得很哩。”二子气愤极了，烟锅磕得都要断了。

院里跑进个人，咣咣地拍门大喊：“你们这又是干啥去？我哥不是说让你们待着等他么？这才回来几天，就又要出去撒野？”竟是麻子妹，她这么快就冲来，定是揪着哪个兄弟套了话。

“别瞎嚷嚷，你哥来了口信儿，俺们几个要和部队会合去，这是命令呢。再说俺们的新军功章还没着落哩，等俺报了到一起取回来，都送给你，到时妹子你拿着做剪刀做夜壶随便……你先回去，俺光着屁股哩。”

“你回了部队不就又上前线了？那还咋个回得来？你们去了他还能回来？你骗鬼哩！光着屁股怎地？俺又不是没见过！开门！”麻子妹抬脚便踹，木头门松垮不堪，咔嚓就烂下一块。老旦无奈，只能开了。麻

子妹呼地弹进来，拿着给他的药。

“鬼子还在武汉，长沙一时半会儿的哪有仗打？俺们争取拉他过来，老信子都给了信物，下了死命令，妹子你为啥连俺都信不过？俺们明儿一早就动身，你也给俺准备点药和吃喝呗？”老旦嬉笑着伸手拿药。

“俺就是不信！要不就一起去！”麻子妹一把打开了他，气呼呼坐去门口，浑身的肉挤成轮胎似的。老旦陪她坐下，见要哭了，知道骗不了她。

“妹子，俺不放心你哥，不拽他，他不会回来的……”老旦拍了拍她的肩膀，麻子妹却抓住了他的手。

“俺想哥，俺就他这一个亲人了……”麻子妹抬眼看着他，老旦没见过她这样的表情，被看得头皮发木，肚子又隐隐地疼起来。

徐玉兰叫来了山寨的神婆。说是神婆，更像个要饭的疯子。她留着半尺长的指甲和三尺长的白发，双眼像对鲜红的辣椒，一嘴牙齿故意掰歪，用锉磨过，竟没一个方正的，这还罢了，那一身臊臭堪比霉豆腐加臭豆腐。老旦被她瞪得发毛，熏得要吐，她坚硬的指甲在他浑身兜兜转转，刺来刺去，敲出疹人的声音。徐玉兰看着老旦，眼睛睁得老大，见老旦被这神婆吓得怯怯的，就呵呵笑起来。神婆让老旦闭上眼，开始念经，边摸边掐，推滚他笨重的身体。那双可怕的手无处不去，摸掐得老旦冷汗周身，最后竟隔着裤衩揪住那串玩意狠狠一拽，老旦七魂揪走了六魄，啊呀大叫，捂着下面咕咚掉下了床。

“老逼！你做甚？”

老旦大骂，那玩意火辣辣地硬起来，肚子里肠鸣胃叫，后门一吞一吐，一串响屁轰隆隆就放了出去。徐玉兰捂着鼻子退后，指着老旦满脸羞红。神婆眼都不抬，收拾东西拔腿便走。她走了几步，回身指着老旦那里，眯缝着眼说：“好一条腊肠，好一条腊肠呢……”

老旦怒不可遏，跳起来要翻脸，神婆早迈出了门。徐玉兰揪住了他：“好了没有？神不神？”

老旦揉了揉肚子，顿觉浑身通泰，冷汗化作畅意，热流游走着全

身。小色匪在门口哈着腰看，见徐玉兰瞪他，刺溜就没了影。这神婆果然好手段，只是如何知道扯鸡巴蛋能治疗肠胃？袁白先生可从没说过这种路数。老旦啧啧称奇，见徐玉兰娇喜得意，俏丽的笑脸和丰满的身躯似收似放，那里便直通通横斜竖挑。老旦大惊，又大羞，忙坐下四处摸烟。眼前伸过一只葱白的手，递过一根细细卷好的烟。老旦抬头，只见徐玉兰那张比饺子皮还要白净的脸，红得像烧起来一般了。

天亮时分，黄老倌子来村口送行。他穿着浆好的长黑衣，秃头在黎明里烁烁放光。老兵们带了好酒，女人们打包好腊肉腊肠腊鱼和梅干菜。二当家的一身皮扣，腰插双枪，背后是柄可怕的大刀。黄老倌子挨个给六人敬了酒，老兵们也全都满上。正要辞行，朱铜头拎着大包小包狂奔而来。他跌撞着扔下行头，给老旦和战士们敬了个礼。大伙都笑了，二子拍着朱铜头说：“咋了？怕我们回不来没人付你的药钱？跟你的小甄美人交代过了？”

“我脸皮子再厚，也不能在这节骨眼上咯噔啊，昨晚上一宿没睡，你们一走，我这心里就没着落了！啥小甄美人？我跟她之间球事也没有！老哥、兄弟们别嫌弃我就行！”

“咋说的呢……快把老爷子这杯酒喝了，咱们上路！”老旦心下感动。黄老倌子却不买账：“废什么话？喝了酒快走！当兵哪有你这样的？”

大早晨的，热乎乎的烧酒下肚，众人都成了大红脸。老旦等人纷纷拎枪上马。山中空气清冽，山口郁气腾腾。冬至已过，湘中的黄家冲还是深秋景色，山林里雾气薄掩，鸟雀争鸣，清新的草木香味沁入心脾，蜿蜒的山路上，亮晶晶的露水凝出诡异的光。回眼望去，黄家冲青烟袅袅，睡醒的鸡鸭鹅咯咯咕咕，那声音如此亲切，让老旦留恋起这安逸的山村。黄老倌子仍在村口遥望，如钟似鼎，黑衣轻轻抖动。这个把月恍如隔世呦。半山腰一个苗条的身影挥着双臂。老旦认出那是没有扎头发的徐玉兰，她在竹林里像只蹦跳的白羊。但这一切只是片刻，他只听见徐玉兰在山坡上嗨呦呦地呼喊了几声，一切就消失在雾气和吱吱呀呀的车轮声里了……

穿过益阳，到了岳阳，也就到了两湖边界。一路无惊无险，人们都在往后跑，他们反倒往回去，有脑子的都知道这伙人不好惹，躲之唯恐不及。二当家黄贵让人送了飞鸽信儿，这一路还有吃有喝，只是人们都在问：你们回去干啥？不知道鬼子打过来了？你们是想趁火打劫国民政府，还是抽了羊角风？

看地图，通城百里在望。老旦带着弟兄们到城北住下，准备明早过去。城里部队也不少，只看着委顿狼狈，不像在武汉时光鲜。街道两旁躺着不少伤兵和染了瘟疫的百姓，大多无人问津。各家各户的门板、棉被、床席、枕套、衣柜，甚至还有装米的大缸，通通被运往城外巩固工事。岳阳城像被路障和铁丝网包起来的粽子，文庙成了炮楼子，岳阳楼周围的高射机枪密如竹林。百姓大多跑路，但仍有不少留在城里继续过活，帮着国军修筑工事。城市不算大，但饶有意思，街道和房屋带着古香，飞檐迂回，菱窗围院，窗户雕着好看的花。而这一切都将化作焦土，如打了几个月的武汉，老旦心中好是惋惜。

从告示上得知，武汉城已成残垣断壁，除了鬼子弄的，还有国民政府自毁的，是为“焦土抗战”。军民全线撤退，武汉城拱手让人。尽管蒋老头子一再强调武汉战役给中国争取了时间，巩固了后方防御，老旦依然心如死灰，守住武汉和守住中国原来是两回事。中国成了一件敞风漏气的破衣服，捂住前胸，露了屁股。百万军民誓死保卫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就给了鬼子，这“主动放弃”，如何接受？弟兄们沉默着，来往的士兵落落寡欢，信心降到了抗战以来的最低点。一退再退，再退就到了西南，那是真正的烟瘴蛮荒之地，人可怎么活？老旦纵不懂军事，也明白武汉的失守将导致鄂、赣大部被日军攻占，湘、渝面临直接威胁。多半个中国已经沦陷，一百万党国精锐部队灰飞烟灭，这么打都打不过，亡国是早晚的事了。蒋老头没准儿会带着部队钻山沟去，老百姓咋办？鬼子占了板子村会如何？像东北那后生说的见大姑娘就按倒，见人吃大米白面就拿刺刀挑了？翠儿皮白奶大的，模样招人哟……不敢想，但翠儿机灵，定也能如徐玉兰一般想到剃头抹锅底灰的主意。

一早起来，吃饭喂马，大家披挂出发。行至城口被卫兵拦住。守卫

部队奇怪，都唯恐跑得不快，这七个家伙还要骑马去湖北通城，不是要去当汉奸吧？任是老旦说破了嘴，城防部队就是不放，老旦也拿不出原属部队的凭证。城防部队不敢放也不敢抓，摇电话报告了头目。老旦一行被缴了械，带进了前卫营指挥所。

先说话的是个上尉，瘦如乞丐，武装带太宽大，在腰上晃悠悠地垂着，说几句就要拎一下。瘦猴上尉正在和另外几个军官打麻将，大早晨的，屋里已是烟气腾腾。见他们进来，瘦猴上尉斜着眼说：“你们知不知道上面的命令？别说是当兵的，老百姓都不让过去……”说罢，他打出一张牌，“四万！”

“我碰！你这么猴急着吃，不怕撑着？”他对面的军官拿起牌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又摘出自己一张敲在桌面上，头也不回道，“昨天有两个兵，揣着地图往北跑，出了城才被抓回来，今天早晨毙在城根下面了，你们是哪个部队的？带了什么？你是带头的？”此人又扭过脸，一副不屑样。

“看着不像呢……”还有个戴手套军官，这人打麻将都戴着手套，看来稀罕干净。

“俺是第2军军部特别行动科直属突击连副连长……”老旦决定不说姓名，省得笑着他们，“俺正在等着军部的重新整编，这六个都是俺的兵。”

听老旦报了身份，瘦猴上尉要摔的一张牌轻轻放了，几个军官或掀衣服、或咳嗽着站起来，看着老旦，带着狐疑。

“既是第2军的，怎不在部队里？你们可在长沙呢。”一个矮胖子说。

“俺奉命保护军部要人到湘中去了趟，任务完成，这又要赶回去。”老旦这话理直气壮，本来也是这么回事么。“如果诸位不信，可以看看这个。”老旦说罢从怀里掏出军功章，这些铁牌子都别在一块布上，几个军官一看就傻了眼，那三等宝鼎勋章可不是一般的战斗经历能获得的，这说明老旦至少是尉级军官，因还是战时才发三等，如果将来大授，鬼知道会是几等。

“老兄，不是兄弟不给面子，上面有命令，岳阳城只进不出，再过几天进都进不来了，这满地都是鬼子的奸细呢。你们要过去必须得有师部的命令，或者你们第2军的长官手谕，你这么不明不白地硬过，兄弟我……呵呵……这个不好做主啊！”瘦猴上尉换作谄笑，口风却丝毫不松。

“说的是，说的是，你要过去就得有个材料，我这儿得有记录，万一你回不来，我们都跟着吃挂落啊！”刚才搭话的军官也戴上了帽子，笑呵呵地假客套。老旦却在想，这几个球攘的货不是想要钱吧？

“几位老兄，实不相瞒，俺们这次去不是部队的任务。俺们突击连半年前干了鬼子的斗方山机场，死得就剩你眼前这几苗人了，军里有意让俺们休养了个把月。前些日得到消息，我们的老长官高显团长和几百个伤兵被困在通城，俺这次要寻他回来。高团长救过俺的命，俺不能贪生不顾，各位给个面子，俺不会写字，画个押留下，把这军功章也押在这儿，回不来也绝不连累大家。俺知道大家也不容易，守城门寡槽乏味，俺自是晓得，这儿只带了这十几块大洋给弟兄们买酒，就给俺这个面子过去，如何？”

老旦说完一扭脸，朱铜头麻利地掏出十几块大洋放在桌上，是从老旦和二子那份里来的，白花花的很是诱人。

“呦呵，可是去炸鬼子机场的河南老旦？”戴手套的军官突然说了话，走来几步。

“没得错，是俺……”老旦木然看着他。戴手套的军官挺起肚子敬了个礼，探过来握住了老旦的手，大清早嘴里扑来一口蒜味。

“哎呀，久仰久仰！幸会幸会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俺也是河南过来的，是192师29团3营副营长钟文辉，高团长也曾提携过俺，咋的？他没回这边来？”钟文辉摘了手套，又和老旦握了手。瘦猴上尉是个懂事的，变戏法般夹了几根烟递过来。

“敢情还是老乡哪！高团长奉命扫尾，带着伤兵跑得慢了，就给堵在半道了，其他情况不明。俺带了他老旅长的命令，非把他找回来不可！”老旦接过一支烟说。

“可就你们几个……”钟文辉诧异道。是啊，这么几根葱去干这么难的事，给谁谁信呢？

“俺们去炸机场，不也就那么一百号人？”老旦不以为然。

钟文辉看了看其他几个麻友，晃着大脑袋说：“弟兄们，要不这么着，老哥你给刘队长……画个押，军功章也别给咱们留证明了，这位老兄仗义赴险，俺信他，但须快去快回。你身经百战，啥形势一瞧就明白，能救自然是好，救不了也只能退回来。各位老弟给俺钟大头一个面子，糊涂过去如何？”

军衔最高的钟大头说了话，麻友们不反对，有人抓耳挠腮地支吾。二子又拿出几包上好的腊肉和香烟放在桌上，说这是黄家冲的山货，给几位长官喝个酒。几人忙惭愧惭愧、客气客气地过去点头了。

“这年头都不容易，我这几位老弟也是五湖四海的，我再拿个主意，吃喝留下，这大洋你们还是带在身上，一路上难免还用得上，要是把高团长接回来，你再请我们哥几个喝酒，这点钱没准还不够呢！”钟大头拿过大洋塞给老旦说。

“这如何使得？”老旦忙推托。

“哎呀，如何使不得？兄弟将来说不定还要你照顾周全呐！”

钟大头皮肤黝黑，身形敦实，外八字走得稳稳当当的，不穿军装，定也是条庄稼汉。老旦红着脸拿回大洋，还以为他们要狠敲一笔，原来也是仗义的哩。瘦猴长官见状也借坡下驴，忙张罗着让卫兵备酒备菜，早饭当午饭吃，怎么也要送个行。

一场酒喝到中午，几个人都开始称兄道弟了。钟大头一高兴，把一辆卡车钥匙也扔给了老旦。老旦被灌得稀里糊涂，一个劲摆手推辞不要。二子早接了过来，几杯酒灌回去，那几个就躺了。钟大头喝到酣处，抱住老旦说起伤心事，约着打完了仗两人一定要相伴回河南老家，老旦被他撩得哭了一场。弟兄们倒识数，没有一个贪杯的，唯独老旦醉成了一团。二子悄悄带足了油，马都留在城门下，众人拆开抱一起的老旦和钟大头，油门一轰就上路了。

被车颠得吐了几次，老旦清醒过来，见大家都笑咪咪地看着自己，